太平御覽/031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太平御覽
卷三百一十四．兵部四十五

► 兵部四十六

突圍

《漢書》曰：趙充國，武帝時以假司馬從貳師將軍擊匈奴，大爲虜所圍。漢軍乏食數日，充國乃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陣，貳師引軍隨之，遂得解。身被二十餘瘡。

又曰：灌夫父張孟，常爲穎陰侯灌嬰舍人，蒙灌氏姓爲灌孟。〈師古曰：蒙，冒也。〉孟年老，穎陰侯强請之，鬱鬱不得意，故戰嘗陷堅，遂死吳軍中。軍法，父子俱，有死事，得與喪歸。夫奮曰：「願得吳王下將軍頭以報父仇。」于是夫披甲持戟，募中軍壯士所善願從數十人。及出壁門，莫敢前。獨兩人及從奴十餘騎馳入吳軍。至戲下，〈師古曰：戲，大將之旗，音與麾同。〉所殺傷數十人。不得前，復還走漢壁，亡其奴，獨與兩騎歸。

《後漢書》曰：袁尚征袁譚于平原，使其將審配守鄴，曹公攻鄴城。尚聞鄴急，弃平原而求入城，以計事者主簿李孚請行。尚曰：「當何所辦？」李曰：「今鄴圍甚急，多人則不可。」孚乃自選溫信者三人，不示其謀，各給駿馬，令釋戎器，著平上冠，持問事杖，投暮直抵鄴下，自稱曹公都督巡曆圍壘，所過呵責，失候者輒捶之。自東曆西，徑出曹公營。當城門，復怒守圍者，收縛之。因開圍，馳入城下，配以ホ縋引之。孚得入，城中鼓噪，皆呼萬歲，守圍者以狀聞公，笑曰：「此非徒入，方且復出。」孚計事訖，欲還而外圍益急，謂配曰：「城中穀少，無用老弱爲，不如驅出之省穀。」配乃夜簡得一千人，皆令秉白幡，持脂燭，從三門而出請降。孚所將來騎隨降人而出。時守圍吏聞

城中悉降，火光照耀，但共觀火，不復視圍。孚出北門，突圍而歸尚。明日，曹公聞孚以得去。曰：「果如吾言。」

又曰：公孫瓚除遼東屬國長史。常從數十騎出行塞下，卒逢鮮卑數百騎。瓚乃退入空亭，納其從者曰：「今不奔之，則死盡矣。」乃自持兩刃矛，馳出沖賊，殺傷數十人，瓚左右亦亡其半，遂得免。

又曰：賈復從征伐，未嘗喪敗，數與諸軍潰圍解急，身被十二瘡。帝以復敢深入。希令遠征。而壯其勇節，嘗自從之。

《魏志》曰：張遼爲雜號將軍，守合肥。爲孫權所圍，獨出麾下，從者千餘人潰圍，刺之，已出。復入復出，權衆破走。由是威震江東。

又曰：曹仁字子孝，太祖從弟也。行征南將軍，留屯江陵，拒吳將周瑜。瑜未渡，前鋒數千人始至。仁募得三百人，遣部曲將軍牛金逆與挑戰，遂爲所圍，長史陳矯在城上望見金等垂沒，左右皆失氣。仁氣奮怒，遂被甲上馬，將其麾下壯士數十騎出城。徑前，沖入陣，金等乃解。餘衆未盡出，仁復直還突之，拔出金兵，賊衆乃退。矯等初見仁出，皆懼，及見仁還，乃嘆曰：「將軍眞天人也！」三軍服其勇。太祖益壯之。

《晉書》曰：李矩將張皮與劉粲戰于盟津，矩進救之，使壯士三千泛舟迎皮。賊臨河列陣，作長鈎以鈎船，連戰數日不得渡。夜遣部將格增濟入支壘，與皮選精騎千餘，而殺所獲牛馬，焚燒器械，夜突圍而出，奔武牢。

《宋書》曰：劉康祖世居京口。便弓馬，膂力絕人，浮蕩蒲酒爲事。每犯法，爲郡縣所錄，輒越屋逾墻，莫能擒之。夜入人家，爲有司所圍，突圍去，幷莫能追。因夜還京口，半夕便至，明日，守門詣府州要職。俄而建康移書錄之，府州執事者幷證康祖其夕在京口，遂得無恙。

追奔

《孫子》曰：歸師勿遏。〈若窮寇退還，依險而行，人人懷歸，敢于死戰，徐觀其變，勿遠截也。〉

《後漢書》曰：曹公圍張繡于穰，劉表遣兵救繡，以絕軍後。公將引還，繡兵來追，公軍不得進。連營稍前到安衆，繡與兵合守險，公軍前後受敵。公乃夜鑿險爲地道，悉過輜重，設奇兵。會明，賊謂公爲遁也，悉軍來追，縱奇兵，步騎夾攻，大破之。公謂荀彧曰：「虜遏吾歸師，而與吾死地，吾是以知勝矣。」

又曰：曹公征張繡于穰，一朝引軍退，繡自追之。賈詡謂繡曰：「不可追，追必敗。」繡不從，大敗而還。詡謂繡曰：「更追之，更戰必勝。」繡曰：「不用公言，以至於此。今已敗，奈何復追？」詡曰：「兵勢有變，亟往必利。」〈亟，記力切。〉繡信之，遂收散卒赴追，戰，果勝。以問詡，曰：「繡以精兵追退軍，而公曰必敗，乃以敗卒擊勝兵，而公曰必勝。悉如公言，何其皆驗？」詡曰：「此易知耳。將軍雖善用兵，非曹公敵也。軍新退，曹公必自斷後；追兵雖精，將既不敵，彼士亦銳，故知必敗。曹公攻將軍無失策，力未盡而退，必國內有故；故以破，必輕車速進，留諸將斷後，諸將雖勇，亦非將軍敵，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。」繡大服。

又曰：睢陽人復返城迎劉永，蓋延復率諸將圍之百餘日，收其野　。永乏食突走，延追擊，盡得輜重。永爲其將所殺，永弟防以城降。

又曰：璽書拜馬援爲伏波將軍，以扶樂侯劉隆爲副。〈扶樂，縣名，屬九眞郡。〉督樓船將軍段志等南擊交趾。軍至合浦，而志病卒。詔援幷將其兵，遂緣海而進，隨山刊道千餘里。〈刊，除也。〉十八年春，軍至浪泊上，與賊戰，破之，斬首數千級，降者萬餘人。援追征側等至禁溪，數敗之，賊遂散走。明年正月，征側、征貳傳首洛陽。

又曰：陳俊與五校戰于安次，俊下馬手接短兵，所向必破，追奔二十餘里，斬其渠帥而還。光武望而嘆曰：「戰將盡如是，豈有憂哉！」

又曰：鮮卑萬餘騎寇遼東，祭肜率數千人迎擊之，自披甲陷陣。虜大奔，投水死過半。遂窮追出，虜急，皆弃兵裸身散走，斬首三千餘級，獲馬數千匹。

又曰：鄧禹進圍安邑，更始遣將王匡、成丹、劉均等合軍十餘萬，復共擊禹，禹軍不利，樊崇戰死。會日暮，戰罷，軍帥韓歆及諸將見兵勢已摧，皆勸禹夜去，禹不聽。明日癸亥，匡等以甲窮日不出，禹因得更理兵勒衆。明旦，匡悉軍出攻禹，禹令軍中無妄動；既至營下，因傳發諸將鼓而幷進，大破之。匡等皆弃軍亡走，禹率輕騎急追，獲劉均及河東太守楊寶、持節中郎將弭强，皆斬之，收得節六，印綬五百，兵器不可勝數，遂定

河東。

又曰：竇固與耿忠引兵出酒泉塞，至天山，〈即祁連山也。今在西州交河縣東北，今名祁縣羅浸山。〉擊呼衍王，斬首千餘級。呼衍王走，追至蒲類海。〈蒲類海，今名蒲悉海，在今庭州蒲昌縣東南。〉留吏士屯伊吾盧城。〈伊吾，今伊州縣也。〉

又曰：馬防拜車騎將軍，擊羌軍到冀，而羌豪布橋等圍南部都尉于臨洮。防欲救之，臨洮道險，車騎不得方駕，防乃別使兩司馬將數百騎，分爲前後軍，去臨洮十餘里爲大營，多樹幡幟，揚言大兵且當進。羌候見之，馳還，言漢兵盛不可當。明旦遂鼓噪而前，羌虜驚走，因走擊破之，斬首虜四千餘人，遂解臨洮圍。

《晉書》曰：王遜爲寧州刺史，越　、李驤寇寧州。遜使將軍姚崇、爨琛拒之，戰于堂狼，大破驤等，崇追至瀘水，透水死者千餘人。崇以道遠不敢渡水，遜以崇不窮追也，怒囚于郡，執崇，鞭之，怒甚，　上衝冠，冠爲之裂，夜中遂卒。

又《載記》曰：慕容寶與魏戰，謀還中山，乃引歸。魏軍追擊之，寶弃大軍率騎二萬奔還。時大風雪，凍死者相枕于道。寶恐爲魏軍所及，命去袍杖戎器，寸刃無返。

崔鴻《十六國春秋》曰：前秦苻堅自征晋于壽春，敗還長安。慕容泓起兵于華澤，堅將苻睿、竇沖、姚萇討之。〈，以{草丙}切。〉苻睿勇果輕敵，不恤士衆。泓聞其至也，懼，率衆將奔關東，睿馳兵邀之。姚萇諫曰：「鮮卑有思歸之心，宜馳令出關，不可遏也。」睿弗從。戰于華澤，睿敗績，被殺。

又曰：夏赫連勃勃伐南凉禿髮傉檀，大敗之，驅掠二萬七千口、牛馬羊數十萬而還。傉檀率衆追之，其將焦朗曰：「勃勃天姿雄警，禦軍齊肅，未可輕也。今因抄掠之資，率思歸之士，人自爲戰，難與爭鋒，不如從溫圍北渡，趣萬斛堆，阻水結營，制其咽喉，百戰百勝之術也。」傉檀不從。勃勃聞而大喜，乃于楊武下陜，鑿陵埋車以塞路。勃勃乃勒衆逆擊，大敗之。殺傷萬計。

又曰：後凉呂弘攻段業于張掖，不勝，將東走。業議欲擊之，其將沮渠蒙遜諫曰：「歸師勿遏，窮寇弗追，此兵家之戒也，不如縱之以爲後圖。」業曰：「一日縱敵，悔將無及。」遂率衆追之，爲弘所敗。業嘆曰：「不能用子房之言，以至於此。」

《後周書》曰：晉公護東伐高齊，遣將尉遲迥圍洛陽，爲敵所敗。周將達奚武與齊王憲于邙山禦之。至夜，收軍。憲欲待明更戰，武欲還，固爭未決。武曰：「洛陽軍散，人情駭動。若不因夜速還，明日欲歸不得。武在軍旅久矣，備見形勢。大王少年未經軍事，豈可將數營士衆，一旦弃之乎。」憲從之，遂全軍而返。

《隋書》曰：張金稱既敗，將數百人遁逃，後歸漳南，招集餘黨。楊善會追捕斬之，傳首行在所。帝賜以尚方甲槊弓劍，進拜清河通守。

《唐書》曰：武德初，劉武周入寇。僕射裴寂拒戰于度索原，寂軍敗，武周進過河東，太宗出兵拒之。江夏王道宗，年十七，從征。太宗登玉壁城望賊，謂道宗曰：「賊恃其衆，來邀我戰，汝謂如何？」對曰：「賊乘勝而來，其鋒不可當，易以計屈，難與力競。但深溝高壘以挫其鋒。烏合之徒，安得持久？糧餉既竭，自當離潰，可不戰而擒也。」太宗曰：「汝意暗與我合。」武周食盡，夜遁，追及會州，一戰滅之。

又曰：段德操領延州道行軍總管，鎮北境。梁師都與突厥之衆數千騎來寇延安，營于野猪嶺。德操以衆寡不敵，按甲以挫其銳。後伺賊稍怠，遣副總管梁禮率衆擊之，德操以輕騎出其不意。賊與禮酣戰久之，德操多張旗幟，掩至其後，賊大潰，逐北二百餘里，克其魏州，虜男女二千餘口。經數月，師都又以步騎五千來寇，德操擊之，俘斬略盡，師都與百餘騎而遁。以功拜上柱國，封平原郡公，邑一千戶，賜以貂裘金帶，布帛千匹。

《衛公兵法》曰：諸戰鋒等隊打賊敗，其駐隊隊別量抽驍健二十人逐北，其輜重隊遙叫作聲援，不得輒動。跳蕩隊、奇兵隊趁賊退，不得過百步。如審知賊徒敗散，仍須取機追逐。

乘勢

《左傳》曰：晉侯圍曹，門焉，多死，〈攻曹城門。〉曹人尸諸城上，〈磔晉死人于城上也。〉晉侯患之，聽輿人之誦：「稱舍于墓。」〈輿，衆也。舍墓爲將發冢也。〉師遷焉，曹人凶懼，〈遷至曹人墓也。{凶兒}々，恐懼聲也。音籲勇切。〉爲其所得者棺而出。因其凶也而攻之。遂入曹也。

《史記》曰：漢王遣將韓信破陳餘，後信購致廣武君李左車，師事之。韓信曰：「僕欲北伐燕，東伐齊，何若而有功？」對曰：「今將軍涉西河，虜魏王，擒夏說閼與，一舉

而下井陘，不終朝破趙二十萬衆，誅成安君，名聞海內，威振天下，此將軍之所長也。然而衆勞卒罷，其實難用。今將軍欲舉倦弊之兵，頓之燕堅城之下，欲戰恐力不能拔，情見勢屈，曠日糧竭。而弱燕不服，齊必距境以自强也。燕、齊相持而不下，劉、項之權未有所分也。若此者，將軍之所短也。故善用兵者，不以短擊長，而以長擊短。爲將軍計，莫如案甲休兵，鎮趙，撫其孤弱，百里之內，牛酒日至，以饗士大夫　　兵，〈《魏都賦》曰：　　者順時。劉逵曰：　　，酒也。〉北首燕路，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，暴其所長于燕，燕必不敢不聽從。燕以從，使宣言者東告齊，齊必從風而服，雖有智者，亦不知爲齊計矣。如是則天下事可圖也。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，此之謂也。」韓信幷從之，燕、齊從風而靡。

《後漢書》曰：王莽兵攻昆陽，光武自將步騎千餘，前去大軍四五里而陣。尋、邑亦遣人數千合戰。光武奔之，斬首數十級。〈秦法：斬首一，賜爵一級。故因謂斬首爲級。〉諸部喜曰：「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，今見大敵勇，甚可怪也，且復居前。請助將軍！」光武復進，尋、邑兵却，諸部共乘之，斬首數百千級。連勝，遂前。時伯升拔宛已三日，而光武尚未知，乃僞使持書報城中，雲宛下兵到，而陽墮其書。尋、邑得之，不憙。〈喜音許記切。〉諸將既經累捷，膽氣益壯，無不一當百。光武乃與敢死者三千人，從城西水上沖其中堅，〈敢死，謂果敢而死者。凡軍事中軍最尊居以堅銳自輔，故曰中堅也。〉尋、邑陣亂，乘銳崩之，遂殺王尋。城中亦鼓噪而出，中外合勢，震動天地。莽兵大敗，走者相騰踐，奔殪百餘里間。〈殪，僕也。〉會大雷風，屋瓦皆飛，雨下如注，枌川盛溢，〈《水經》曰：枌水出南陽魯陽縣西堯山南，經昆陽城北東入汝。枌音直理切。〉虎豹皆股戰，士卒爭赴，溺死者以萬數，〈數過于萬，故以萬爲數。〉水爲不流。王邑、嚴尤、陳茂輕騎乘死人渡逃去。盡獲其輜重，車甲珍寶，不可勝算。

又曰：曹公征張魯，定漢中，劉曄進說曰：「明公以步卒五千，將誅董卓，北破袁紹，南征劉表，九州百郡，十幷其八，威震天下，勢懾內外。今舉漢中，蜀人觀風，破膽失守，推此而前，蜀可傳檄而定也。劉備，人杰也，有智度而遲新，得，蜀人猶未附。今破漢中，蜀人震恐，其勢自傾。以公之神明，因其傾而壓之，無不克也。若小緩之，諸葛亮明于理而爲相，關羽、張飛勇冠三軍而爲將，蜀人既定，據險守要，則不可犯也。今不取，必爲後憂。」曹公不從。居數月，蜀降者說「蜀中一日數十驚，備斬之而不能禁也」。曹公悔之，又問曄，曰：「今已小定，未可擊也。」

《晉書》曰：何無忌南追桓玄，與振武將軍劉道規俱受劉毅節度。玄留其龍驤將軍何淡之、前將軍郭銓、江州刺史郭昶之守盆口。無忌等次桑落洲，淡之等率軍來戰。淡之常

所乘舫旌旗甚盛，無忌曰：「賊帥必不居此，欲詐我耳，宜亟攻之。」衆咸曰：「淡之不在其中，徒得無益。」無忌謂道規曰：「今衆寡不敵，戰不全勝。淡之雖不居此舫，取則易獲，因縱兵騰之，可一鼓而敗之也。」道規從之，遂獲賊舫，因傳呼曰：「已得何澹之矣。」賊中驚擾，無忌之衆亦爲喟然。道規乘勝徑進，無忌又鼓噪赴之，淡之遂潰。

又曰：鎮南將軍、都督荊州杜元凱襲吾樂鄉，〈在今江陵郡松滋縣東六十里。〉虜都督孫歆，沆湖以南至于交、廣，睹風送款。時衆會議，或曰：「百年之寇，未可盡克。今將暑熱，水潦方降，疾疫將起，宜俟來冬大舉。」凱曰：「昔燕樂毅藉濟西一戰，以幷强齊。今王師兵威已震，譬如破竹，數節之後，皆迎刃而解也。」遂指授群帥，直指秣陵，所過城邑，莫不束手，遂平吳國。先議者慚而謝焉。

又曰：朱齡石伐蜀賊譙縱，縱將譙道福重兵守涪。齡石師次平模，去成都二里，縱遣將侯輝、譙悅屯平模，夾岸連城，層樓立柵。齡石謂裨將劉鍾曰：「天方暑熱，賊今固險，攻之難拔，祗困我師。吾欲蓄銳息兵，伺隙而進。卿以爲何如？」鍾曰：「不然。前揚聲言大衆由涪水，故譙道福不敢舍涪，今重軍過之，出其不意，侯輝之徒已破膽矣。只可因其凶懼而攻之，勢當必克。克平模之後，自可鼓行而前，成都必不能守。若緩兵相持，虛實相見，涪軍復來，難爲敵也。進不能戰，退無所資，二萬餘人悉爲蜀子虜耳。」從之。翌日，進攻皆克，斬侯輝等，縱之城守者相次瓦解。

又曰：盧循率衆數萬，方艦而下。劉裕率兵拒之，出輕利鬥艦，躬提幡鼓，命衆軍齊力擊之。又上步騎于西岸。右軍參軍庾樂生乘艦不進，斬而徇之。于是衆軍幷騰踴爭先。軍中多萬鈞神弩，所至莫不摧陷。裕自于中流蹙之，因風水勢，艦悉泊西岸上。軍先備火具，乃投火焚之，烟焰翳天，賊衆大敗，追奔至夜乃歸。循等還尋陽。初，分遣步兵，莫不疑怪，及燒賊艦，衆乃悅服。

又曰：周訪討賊杜曾，曾大潰，殺千餘人。訪夜追之，諸將請待明，訪曰：「曾驍勇能戰，尚之敗也，彼勞我逸，是以克之，宜及其衰，乘之可滅。」鼓行而進，遂定漢，沔。

崔鴻《十六國春秋》：蜀李特攻晉將張徽，敗徽軍，特議欲釋徽還涪。〈音浮〉諸將進曰：「徽軍連戰，士卒傷減，知勇俱竭，宜因其弊遂擒之，若舍而寬之，徽養病收亡，餘衆更合，圖之未易也。」特從之，復進攻徽，徽潰圍走。特遣將水陸追之，遂害徽。生擒徽子存，以徽喪還之也。

《唐書》曰：太宗進逼西河，宋金剛果遁走。太宗追之，身先士卒，奮擊，大破之。乘勝逐北，一日一夜行二百餘里，轉戰數十合，士卒疲弊。至高壁嶺，總管劉弘基執馬而諫曰：「大王功效于此足矣，亦宜思自安之計。方今草創，敵可盡乎？且餱糧已竭，士卒疲頓，更欲何之？願且停營，待兵糧咸集而後決戰。」太宗曰：「功者難成易敗，機者難得易失。金剛走到汾州，衆心已沮，我及其未定，當乘勢擊之，此破竹之義也。如更遲留，必爲賊計，此失機之道。吾國家之事，當竭忠盡力，豈顧身之安危乎？」遂策馬去，諸軍乃進，莫敢以饑乏爲辭。夜宿于雀鼠谷之西原，太宗不食二日，不解甲三日矣。軍中苦饑，此夕惟有一羊。太宗撫將士與之同食，三軍感悅，皆飽而思奮激，明日趨汾州，金剛列陣，南北七里，以抗官軍。太宗遣總管李勣、程咬金、秦叔寶當其北；翟長孫、秦武通當其南；親禦中軍以臨之。諸軍戰小却，爲賊所乘。太宗率精騎三千直趣金剛，賊衆大潰，斬首三千餘級，追奔數十里。至張難堡，有涪州行軍總管樊伯通、張德政先據此堡，望見太宗輕騎而來，初未識之，太宗免胄曰：「我也。」堡人歡噪，既而涕泣曰：「不圖今日生謁大王，死無所恨。」左右以太宗不食告之，乃奉濁酒脫粟飯。太宗曰：「今日饑渴幷解，雖公孫豆粥，何以加之。」

又曰：武德初，太宗征薛仁杲，大破之。乘勝遂逼，折撫城。竇抗等苦諫曰：「賊主猶據堅城，雖破其將宗羅睺，未可即逼，請按兵以候其變。」太宗曰：「算之久矣，破竹之勢不可失也。賊大軍以敗，餘衆何足爲虞，凶魁之計盡于此矣。」遂率衆而進，至夜半，軍臨賊城，守陴者皆亂爭，自投而下，仁杲窮蹙，開門請降。